

蠻族的入侵、入侵的蠻族

西羅馬帝國之陷落與教會開展傳教的新契機

郭偉基¹

本文論述西羅馬帝國陷落的主因之一：蠻族的入侵；並反省教會在面對四方雜亂的民族之際，主教們如何發揮其影響力，歸化外邦人、護衛受壓迫的百姓、審理民事及教會法庭案件，並代替政府督導及支配公益工程的費用、開辦旅店及醫院、監督分施救濟品，甚至在國王公然破壞教會道德法律時指責其罪行。凡此種種，都為新世代的新福傳開展了契機，深值反思。

一、甚麼是蠻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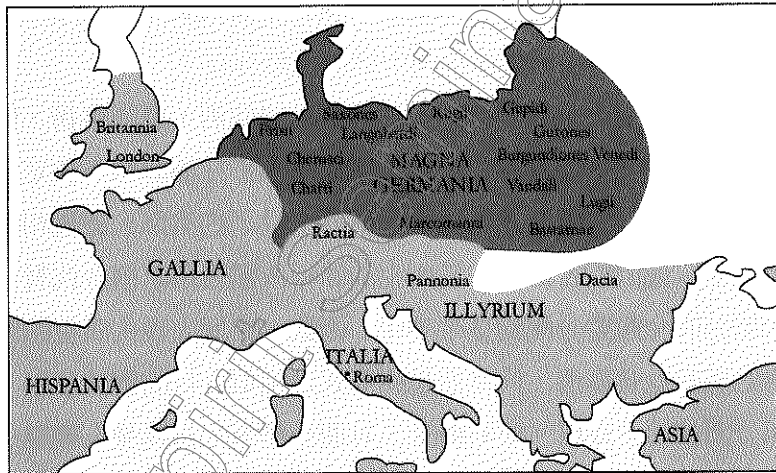
主曆第四世紀末，羅馬帝國的邊境響起了警號——蠻族的入侵。這些入侵的蠻族是誰？在主前一世紀，他們的祖先是一群游牧民族（Voelkerwanderungen）²，聚居於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即今日北歐的瑞典、芬蘭及挪威）以南、丹麥、波羅的海（Baltic）群島及德國奧多河（Oder）以東地區。他們所說的語言屬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不懂希臘文和拉丁文。這些游牧民族

¹ 本文作者：郭偉基神父，在香港出生。羅馬額我略大學教會歷史碩士畢業。現任教於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教會歷史；並任香港將軍澳聖安德肋堂的主任司鐸。

² Voelkerwanderungen 意即遊蕩的人民（Wandering of the people）。

的祖先曾因不同原因（糧食不足、人口過剩、戰爭、尋找牧場、渴求較和暖的氣候）入侵羅馬帝國。入侵的動機：首要不是削弱或毀滅帝國，而是享受它帶來的福利。歷史上記載：他們曾與羅馬帝国有兩次的衝突。在高盧戰爭（Gallic Wars, BC 58~55）³中，凱撒尤利烏斯（Julius Caesar, BC 100~44）及在主前 16~09 年凱撒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 BC 63~14）嘗試將高盧及日耳曼民族征服，並管轄他們。

【第二世紀塔西倫（Tacitus）提及之日耳曼部落（Magna Germania）】



當時有日耳曼人亞米尼烏斯（Arminius）或稱日耳曼人赫爾

³ 高盧戰爭（Gallic Wars），是主前 58~52 年間羅馬共和國對高盧的衆多部族所發動的一系列侵略戰爭，也是凱撒爲了增強自己的實力與威信所發動的遠征。在過程中，羅馬共和國也曾經入侵不列顛及日耳曼，但並未在這些地區演變爲全面入侵戰爭。

曼 (Herman the German)⁴，策劃一次叛亂，打敗羅馬軍隊：他們曾有一段時期在萊茵河以東及多瑙河一帶自由地生活，不受羅馬統治。羅馬歷史學家塔西倫 (Tacitus) 有一本獨家講述日耳曼人的古老著作，名為《日耳曼》(Germania)。書中曾稱讚過他們一夫一妻制度，及其持守的貞潔。⁵ 日耳曼人的家庭以父親為一家之主；家庭與家庭之間又以部落或群族聯繫，成為鬆散的小國。除非遇有重大事故，部落之間才會團結起來。皇帝是由男性選出，但都是在戰爭時才選出來。塔西倫曾寫道：「選皇帝是由群眾推舉，所有事情的最後，決定全由人民（意即男性）自決。」⁶ 這種習俗一直保留到中世紀仍然存在。

在日耳曼人公共集會中，他們喜歡邊飲酒，邊談事務。他們飲酒是為增進善意和忠誠，任何事永不在酒醉時下決定。他們寧可等待酒醒後才作決定。另外，為了約束個人報仇和私自懲罰，他們的習俗准許為所犯的罪行或傷害用賠償金代替，而部分的金額要分配到皇帝手中。因此，由個人復仇所犯的罪行之懲罰就會取消，代之而起的形式是相似今日的罰款了事，部分罰款給予政府。要判斷某人有罪或無辜，日耳曼人發展一套「免責宣誓」制度。由友人或鄰居等證明被告是無罪或誠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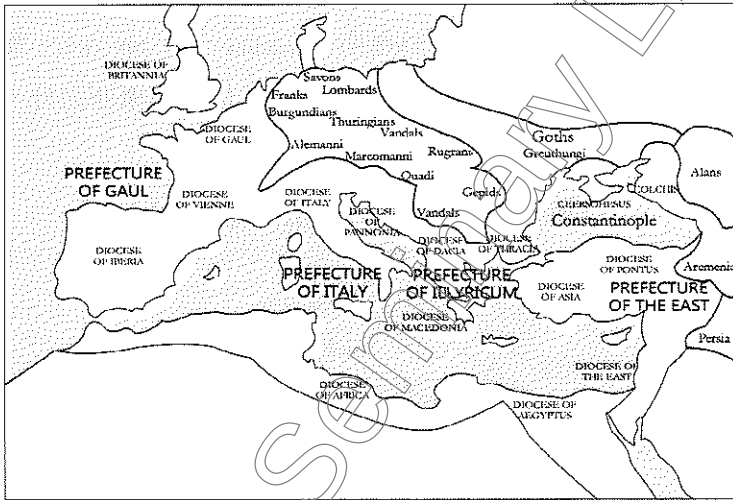
⁴ 日耳曼人赫爾曼 (Herman the German)，其綽號是阿爾米紐斯，他領導日耳曼部落聯盟，在主曆 9 年戰勝條頓堡森林戰役中的羅馬軍隊。

⁵ Tacitus, *Germania*, 18.

⁶ Carl A. Volz, *The Medieval Church: From the Dawn of the Middle Ages to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1997), p.9.

便可免刑責。而此制度又發展成類似今日的陪審員制度。日耳曼人沒有國家概念，但卻會向更強的領袖宣誓效忠，而此種效忠正反映在後來封建主義的個人效忠（personal fealty）上。

【330 年蠻族分布圖】



直至四世紀末，羅馬人統稱之為日耳曼人，但其實他們是來自幾個不同的民族：多瑙河以北的西哥德人（Visigoths），他們曾受過羅馬的影響；萊茵河以東的法蘭克人（Franks）⁷；亞拉曼人（Alamanni）；布根第人（Burgundians）；來自黑海南部的東哥德人（Ostrogoths）；來自羅馬潘諾尼亞（Pannonia）省的汪達爾人（Vandals）；來自亞洲中部的匈人（Huns）。⁸ 現在逐一簡述他們

⁷ 歷史上記載的法蘭克人（Franks），是居住在萊茵河北部法蘭西亞（Francia）地區的日耳曼人部落的總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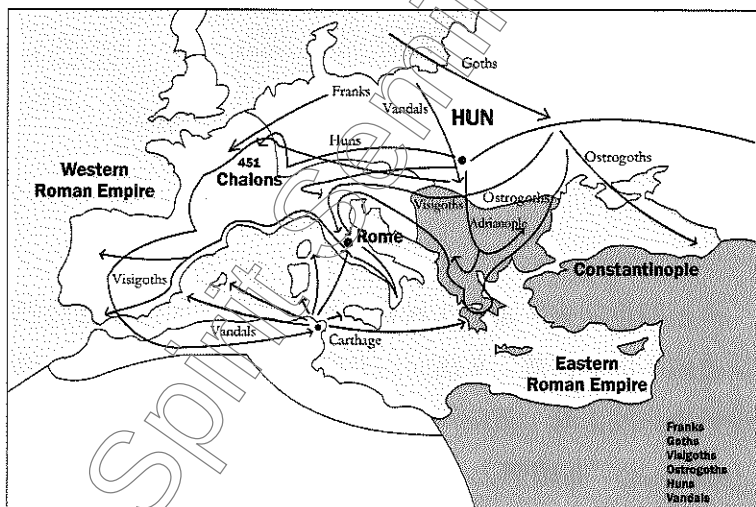
⁸ 匈人（Huns）是一個古代生活在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他們在第

如何入侵羅馬帝國的西部。

二、入侵蠻族的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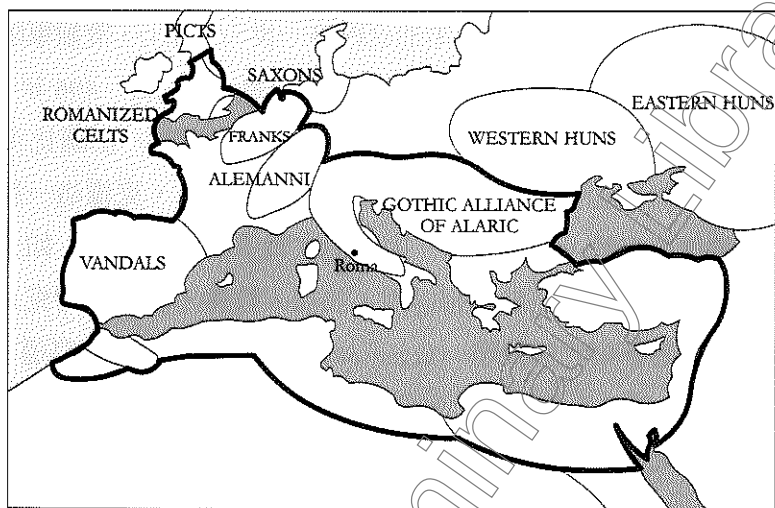
羅馬帝國自 395 年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380~390 在位) 皇帝死後，帝國便由他兩個兒子管治：霍諾留 (Honorius, 395~423 在位) 管治帝國西部；亞卡狄奧斯 (Arcadius, 395~408 在位) 管治帝國東部。嚴格來說，帝國還是統一的；但已有東西之分，便是西羅馬帝國與東羅馬帝國之稱號。

【第五世紀初蠻族入侵的不同路線】



四世紀西遷到了歐洲東部，並入侵東、西羅馬帝國。歐洲的古文獻對此一民族及其在歐洲的事蹟有若干敘述。在第五世紀末期，匈人的國家逐漸瓦解並從歷史上消失。匈人自東向西的進攻引發了歐洲民族大遷徙，最終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對歐洲的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476 年前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所佔領之土地】



(一) 法蘭克人 (Franks)

法蘭克人有兩個來源：自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I) 時代開始，住在萊茵河地 (Rhine Land) 的法蘭克人已陸續被徵召，加入駐守萊茵河左岸，故此稱他們為河床法蘭克人 (Ripuarian，因 ripa 此字解為河床)。而另一來源是居住近北海地區的鹽田法蘭克人 (Salien Franks，Salien 解為鹽田)。在第四世紀中葉，羅馬皇帝祖利安 (Julian，361~363 在位) 便將鹽田法蘭克人安置在杜安迪亞 (Toxandria)，即現今比利時北部地區。這些法蘭克人藉著與羅馬締結盟約而成為同盟，協助防務。他們被派駐在由東額斯 (Tongres) 經巴威 (Bavay) 至奧迪連比爾 (Odilienbery) 一連串的城堡駐防。上述的法蘭克人說明一個事實：在蠻族未入侵帝國前，已在帝國的土

地上出現。

486 年，鹽田法蘭克人領袖克維洛一世（Clovis I），帶領軍隊打敗在高盧欲獨立統治的羅馬軍官沙額烏斯（Syagrius）。496 年，河床法蘭克人跟克維洛一世組成一支聯合軍隊，在圖比亞（Tolbiac）打敗亞拉曼人（Alammani）。此次勝仗後，克維洛一世開始轉信天主教，領洗入教。因為他在戰爭前曾許誓言：如天主助佑他打勝仗，他就會相信祂，並加入教會。專寫法蘭克人歷史的學者都爾的額我略（Gregory of Tours）在一個世紀後寫道：「在那時，國王克維洛一世宣信全能天主聖三的信理，並以父、子、聖神之名受了洗，隨後以十字聖號傅油。」⁹ 他的國力日漸增強，而在意大利的狄奧多里克一世（Theoderic I, 511~526 攝政），自覺有威脅，便建議聯婚。狄奧多里克一世娶了克維洛一世的妹妹，而克維洛一世卻娶了布根第（Burgundian）國王的女兒。隨後克維洛一世在 507 年打敗西哥德人（Visigoths），東羅馬皇帝安那他斯烏斯一世（Anastasius I, 491~518 在位）遂授予他榮譽的頭銜——「長官及奧古斯都」（Consul and Augustus），以此抗衡狄奧多里克一世的勢力。

克維洛一世死後，他四個兒子瓜分他的領地，而這些領地已遍及今日整個法國及德國。克維洛一世及其後人自此創立了梅羅文加皇朝（Merovingian Dynasty）；以梅羅文加（Merovech）¹⁰ 作

Gregory of Tours, *History of the Franks*, Book II, 31, Medieval Sourcebook, Fordham University, U.S.A.

¹⁰ Merovech（拉丁文為 Merovius）相傳是梅羅文加皇朝（Merovingian

爲他們民族的奠基者。至 638 年，最後一位梅羅文加皇朝統治者多哥比（Dogobert）逝世後，領地就此分爲東西兩部分：東面是奧斯特拉西亞（Austrasia），西面爲紐斯特拉西亞（Neustrasia）。在梅羅文加皇朝統治中，政權一直衰落，大權就落在管理宮庭的總管（Mayors of the Palace）裡。他於 751 年奪取政權，而開展加洛琳皇朝的法蘭克人（Carolingian Franks）統治。不過，在梅羅文加皇朝統治時，教會在歐洲有良好的發展。

（二）西哥德人（Visigoths）

西哥德人的名字，首先出現在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的著作中。¹¹ 西哥德人於 376 年的亞祖安魯布（Hadrainople）戰爭中，在黑海地區打敗由皇帝瓦倫斯（Valens）率領的羅馬軍隊，皇帝在戰爭中更被殺死。自此，標誌著日耳曼人入侵帝國的開始。瓦倫斯戰敗後，帝國與西哥德人修好，並招募他們加入軍隊當作雇傭兵或同盟。西哥德人渴望在意大利地區定居，但遭

Dynasty) 的奠基者，亦即鹽田法蘭克人（Salien Franks）的祖先。據說他活於五世紀中葉。他的名字近似古德文組成（Marwig 字面解爲聞名的戰鬥：mari 解爲聞名，而 wig 解爲戰鬥）。他是蠻族群中的一個國王，曾跟羅馬將軍 Aetius 聯手擊退匈人阿提拉（Attila，406-453）。有學者研究過 Merovech 可能以某個神或半人半神之名取名；後來被法蘭克人崇拜，直至法蘭克人歸信基督教。也有學者認爲 Merovech 只是對一條荷蘭河流 Merwede 的緬懷。歷史上這條河爲萊茵河的分支，現在流經 Rhine-Meuse-Scheldt 三角地帶；鹽田法蘭克人就是來自這個地區。

¹¹ Cassiodorus, *Variae*, III, 1.

皇帝霍諾留 (Honorius, 395~423) 拒絕：加上皇帝曾答應他們的要
求 (土地和食物) 但卻一一食言，導致他們大舉入侵，直逼羅馬。
最終在 410 年，羅馬陷落在他們手中。但他們並沒有在羅馬放
火燒城，也不許士兵褻瀆任何神聖地方。

羅馬的陷落，震驚整個帝國每一個地區。¹² 後來，作為領
袖的阿拉里克 (Alaric) 向西遷移，最後在高盧 (Gaul, 即今日法國)
的西南部及西班牙定居，並建立自己的小王國。阿陶爾夫 (Ataulf)
繼承阿拉里克 (Alaric) 作為西哥德人領袖，並與皇帝霍諾留
(Honorius) 的姊姊嘉拉 (Galla Placidia) 結婚，皇帝還賜他羅馬總
督的名號。¹³ 直至 507 年，由克維洛一世統領的法蘭克人，最
終征服西哥德人。

(三) 布根第人 (Burgundians)

他們起源於法國東南部隆河 (Rhône river) 地區，曾受羅馬
皇帝霍諾留 (Honorius) 賜予土地安置。雖他們信奉亞略異端
(Arianism)，但他們卻是第一個蠻族轉信天主教。但在 534 年，
他們雖具有天主教信仰，但也不能阻止法蘭克國王克維洛一世
的征服。後來克維洛一世娶了布根第人 (Burgundian) 國王的女兒
為妻，才保留這王國，並給予國王及其後代有繼承權。根據第
五世紀聖希多尼烏斯主教 (St. Sidonius Apollinaris)¹⁴ 所形容，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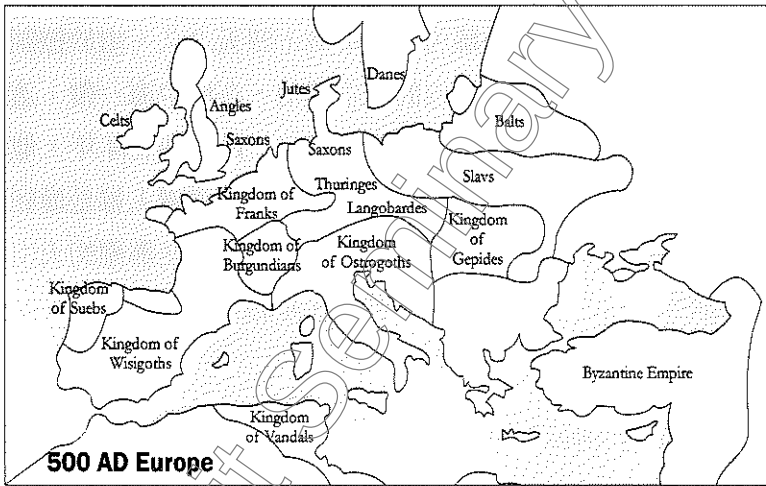
¹² NCE, vol. 14, p. 560.

¹³ NCE, vol. 14, p. 560.

¹⁴ 聖希多尼烏斯 (St. Sidonius Apollinaris, 430~489)。第五世紀期
的詩人、外交家、主教。出生於今日法國里昂，早年顯貴，後進

根第人的外貌是長髮的游牧民族、具有一副扭歪的面孔。¹⁵ 他們引以為傲的，是他們的人情味及法律、敦厚的態度和耐性，拉丁主教們讚賞他們對天主教信仰的熱忱。¹⁶ 到中世紀，他們發展為一個公國（Principality），足以挑戰不斷崛起的法國國王。

【主曆 500 年的歐洲】



（四）汪達爾人（Vandals）

汪達爾人來自羅馬的潘諾尼亞（Pannonia）省份。起初，他

入仕途。西哥德人入侵時，他曾被囚禁，後被釋放。他的作品反映了古羅馬崩潰前夜與中世紀初期的西歐狀況，具重要的研究價值。

¹⁵ Sidonius, *Poems*, 12.

¹⁶ William R. Canno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Middle Ages* (Nashville: Abingdon, 1960), p.18.

們跟羅馬結成同盟，並為羅馬守衛前線：後來，他們大舉西移，侵入高盧境內，直達西班牙。在 429 年，其領袖蓋薩里克（Gaiseric 或 Genseric，389–477）¹⁷ 帶領族人渡過直布羅陀海峽（Straits of Gibraltar），抵達非洲北部。他們進攻東部的希波城（Hippo），此時聖奧斯定（St. Augustine）正年老病重，靜待死亡。最後，他們攻下迦太基（Carthage），遂建立王國，並以迦太基為首都。¹⁸

455 年，他們洗劫羅馬，並屠城十四天之久。由於控制了北非，佔據了一個易守難攻的軍事要地，在地中海一帶，透過海盜行為，幾乎控制了歐洲的穀物進口。最終在 534 年，他們被羅馬將軍巴利沙烏斯（Belisarius）擊敗。汪達爾人曾是最狂熱信奉亞略異端者。當他們佔領北非後，對居住在那裡的天主教徒展開大規模的迫害及殘殺，致使北非的天主教信仰，從此受到嚴重打擊，幾乎完全被消滅。

（五）匈人（Huns）

匈人來自亞洲中部，居於結冰海洋附近的亞索海之後。¹⁹ 約在 376 年，他們向西推進，迫使西哥德人逃難而輾轉入侵羅馬帝國。在五世紀中葉，匈人在阿提拉（Attila，406–453）²⁰ 領導

¹⁷ 蓋薩里克（Genseric），其名意為「矛之王」，汪達爾人和阿蘭人領袖，北非的征服者。

¹⁸ NCE, vol. 14, p. 382.

¹⁹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31, 2.

²⁰ 阿提拉（Attila）是第五世紀歐亞大陸的匈人（Huns），也是最為人熟知的領袖和皇帝，史學家稱之為「天主之鞭」，曾多次率領

下，國力達至高峰，勢力伸展至多瑙河。阿提拉在 449 年向西入侵，但卻在 451 年的查隆戰爭（War of Chalons）中，被羅馬及西哥德人聯軍阻止。於是匈人轉向南面進攻，蹂躪意大利的北部；當地居民爲了逃避匈人侵犯，紛紛走到威尼斯避難。當阿提拉再向南威脅到羅馬城時，教宗聖良一世（St. Leo I）出城跟他商討，最終成功勸說他離開意大利。²¹ 然而，真實退兵的原因，是由於阿提拉的根據地正受到攻擊。²² 阿提拉離開不久，他便逝世（453 年）。從此，匈人就消失於歐洲。

（六）東哥德人（Ostrogoths）

東哥德人來自黑海南部，他們的名字首次記載於哥迪安（Claudian）所寫的詩；他們跟格魯森尼人（Greuthungi）一同居住在佛里幾亞（Phrygia）之地。²³ 他們於 489 年進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東羅馬皇帝芝諾（Zeno，474~491 在位）迫使他們轉向西部，去攻打意大利的奧多亞塞（Odoacer，433~493）。²⁴ 經

大軍入侵東羅馬帝國及西羅馬帝國，並對兩國構成極大的威脅。

²¹ Peter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Barbar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6), p.340.

²² Peter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341.

²³ Claudian, *In Eutropium*, 2, 153.

²⁴ 奧多亞塞（Odoacer）是意大利的第一位日耳曼蠻族國王。早年參加羅馬軍隊。475 年他率眾反叛篡奪者歐瑞斯特；476 年被軍隊擁爲王。這一年，傳統上被認爲是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誌。奧多亞塞宣稱效忠東羅馬帝國皇帝芝諾（Zeno），但把意大利的統治權握在自己手裡。先後曾征服達爾馬提亞，打敗魯吉人，從汪達爾人手裡收復了西西里島。

過三年的戰事，他們攻下意大利，並建立蠻族王國。

他們最出色的國王算是狄奧多里克（Theodoric，454~526）²⁵。他及其追隨者都是堅定信仰亞略異端。他曾經為意大利北部帶來興盛及秩序，並以拉文納（Ravenna）作為首都。他極力尋求跟本地羅馬人融洽相處，尊重他們仍可向東羅馬帝國皇帝效忠。他的秘書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485~585）²⁶ 為他偽做一份假的族譜，致使他受人尊敬。同樣，他也邀請哲學家波愛修斯（Boethius，480~525）²⁷ 協治理國，直至有人控告波愛修斯犯叛國罪而被處死。

狄奧多里克雖信奉亞略異端，但有關屬靈範圍的事，他對羅馬主教具有首席權甚為敬重。狄奧多里克為鞏固其政治地位，他與周邊蠻族王國通婚：他有一個女兒嫁給西哥德人的國王；另一個嫁給布根第國王；他的妹妹嫁給汪達爾國王；另一個妹妹嫁給圖林根（Thuringian）國王；他本人則娶了克維洛一世

²⁵ 狄奧多里克（Theodoric）是東哥德人的領袖，東哥德王國的建立者。從 511 年開始，他還是西哥德王國的攝政王。

²⁶ 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是中世紀初期羅馬城的政治家與作家，出身於貴族家庭，早年博學多才，後參加政務。不久專門處理天主教事務。他曾因為被東羅馬帝國的軍隊所俘虜，而在君士坦丁堡滯留，獲赦後重返西方。他的著述甚豐，影響了中世紀初期的天主教發展。

²⁷ 波愛修斯（Boethius）出生於羅馬一個古老的名門望族——安尼西亞家族（Anicia）：這個家族曾出過羅馬皇帝以及多名羅馬執政官。波愛修斯本人很早就步入政壇，25 歲時已成為元老院成員。510 年，波愛修斯在東哥德王國統治意大利時期成為執政官。522 年，他的兩個兒子也雙雙成為執政官。

的妹妹爲妻。狄奧多里克於 526 年逝世，而他的王國最終被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5~565）²⁸ 征服，歸入帝國的版圖。

（七）西羅馬帝國的解體

西羅馬帝國的解體，主要來自兩件無法挽回的事件。第一，439 年在高盧，哥德人（Goths）戰勝了抵禦的羅馬士兵及全面控制整個高盧。第二，442 年北非汪達爾人領袖蓋薩里克領隊入侵，並幾乎全面接管羅馬在非洲的屬地。²⁹ 這顯示羅馬帝國在西部的邊緣已無法管治，任由蠻族人自由地進出。帝國的瓦解只是時間問題。隨著奧多亞塞（Odoacer，亦譯作 Odovacar）於 476 年控制意大利全境後，歷史學者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將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定於 476 年 9 月 4 日，即皇帝羅慕路斯（Flavius Romulus Augustus，475~476 在位）被奧多亞塞威迫退位那日。

由於羅馬帝國在歐洲歷史中的巨大影響力，所以在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時，一般也被劃分爲古代歐洲的終結。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帝國的東部政權發展爲東羅馬帝國，從第十六世紀以後，有學者開始稱之爲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東羅馬帝國位於歐洲東部，其領土曾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亞洲

²⁸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482~565）是東羅馬帝國皇帝，統治時間是 527~565 年。由於他收復了許多失地，重建聖索菲亞教堂，並編纂查士丁尼法典，功不可沒，因此也被稱爲查士丁尼大帝。

²⁹ Francesco Paolo Rizzo, *La Chiesa dei primi secoli* (Bari, Italia: Edipuglia, 1999), pp.171~172.

西部和非洲北部，是古代和中世紀歐洲歷史上最悠久的君主制國家。其國民在往後一千多年內，自稱為「羅馬帝國」。

三、蠻族入侵與佔領時，主教扮演什麼角色？

在蠻族入侵而尚未佔領定居前，主教們常常協助保衛城池；他們不只一次偕同羅馬的軍官共同組織起來抵抗蠻族，因此減輕了不少民衆的損失。還有，他們不斷支援和補救面臨瓦解的政府公共行政工作，近似一個城市的行政長官和保護者。當中最知名者，是北非希波城的聖奧斯定，他接濟難民，並吩咐他的神職人員陪伴他們。其他尚有：葛維迪烏斯主教（Quodvultdeus）³⁰ 在迦太基（Carthage）成為一股抵抗蠻族入侵的力量；聖易蘇比烏斯主教（St. Exsuperius）³¹ 協助保衛圖盧茲（Toulouse）；聖希多尼烏斯主教（St. Sidonius Apollinaris）³² 在克萊蒙（Clermont）頑力抵抗，才使里昂城市及周遭的地區不斷獲得

³⁰ Quodvultdeus 是一位第五世紀迦太基城的主教，其名字是拉丁文，名字的原意是：什麼是天主的意願。他約在 407 年生於迦太基，421 年任執事（deacon）。聖奧斯定是他的神師（spiritual director），跟他有多次書信往來並送給他多部著作。當迦太基被汪達爾王蓋薩里克（Genseric）攻佔後，他被流放去那不勒斯（Naples），於 450 年逝世。

³¹ 聖易蘇比烏斯（St. Exuperius 或 Exsuperius）是第五世紀圖盧茲（Toulouse）的主教，出生年月不詳。當他升任主教後，便完成聖撒杜連（St. Saturin）大殿的建設。在蠻族入侵圖盧茲時，他滿有憐憫之心去照顧教區內受苦的教友。

³² Jean Comby with Diarmaid MacCulloch, *How to Read Church History*, vol. 1 (New York: Crossroad, 1985~1993), pp.119~120.

接濟。在巴黎，還有一位出色的修女謝尼維艾華（Genevieve of Nanterre），不斷給予巴黎人民激勵和安慰。³³

蠻族入侵以後，教會面對四方雜亂的民族：一方面是舊習仍深的羅馬帝國遺民；另一方面是新來定居的日耳曼人。主教常是歸化外邦人的有效動力。在城市及鄉間，主教們行使其影響力。約在 550 年，在高盧地區就有約 120 個行政地區稱為城鎮（civitates）；每個城鎮就有一位主教。這才使原羅馬帝國劃分的區域（教區 diocese 或省份 province）仍然可以保留。不單是區域，還有羅馬的公共管治和所用的拉丁語，仍然通用。主教們常袒護受壓迫的百姓，猶如窮民的護衛者（defensor civitatis）³⁴；繼承昔日以政府的名義審判民事法庭（Civil Court）及教會法庭（Tribunal Court）的案件。當政府的權柄無能為力時，主教親自督導並支配公益工程的費用：如建造城垣、堤岸或溝渠等。主教也開辦往來行旅的住宿，為病人開辦醫院，特別是癲瘋病院。他有窮人的名單，監督分施信友大量捐獻的救濟品。還有，當一位國王公然破壞教會道德的法律時，常有主教指責他們的罪行。固然，也有不少的主教因仗義直言而喪失了性命。³⁵

³³ Ibid, pp.119~120.

³⁴ Hydatius, *Chronicle*, 40.

³⁵ 穆啓蒙（Joseph Motte）編著，侯景文譯，《天主教史》卷二（台中：光啓，1989~1990），25 頁。

【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重征後的西方版圖】



縱觀以上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的西部及佔領其領土至第六世紀初，羅馬帝國西部版圖跟前一個世紀已完全不同。帝國的官吏已不存在，但民衆尚存共同的語言和文化。雖然勝利的蠻族為數不多，但已成了領土的新主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的統一已不存在，後者此刻已成了各個不同的蠻族王國：意大利是東哥德人的王國，非洲北部是汪達爾人的王國，西班牙是西哥德人的王國，今日的法國及比利時是法蘭克人的王國，盎格魯-撒克遜人佔據了不列顛，他們彼此的交往越來越困難。除羅馬的道路逐漸荒廢外，羅馬的文化及統治，本以城市為中心，此時多數的人已由城市的廢墟中遷出，逃避到鄉間去了。教育及知識傳遞已陷於癱瘓，文化的水平自然大大降低。唯一讓羅馬文明仍繼續保留和傳承下去的是天主教會的信仰團體。而主教在此擔當不可替代的角色和地位。

四、羅馬主教奠定了「教宗職權」 (Papacy)³⁶

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蠻族已在各地定居，主教們仍保持著他們以往的權力。他們多數出身望族，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很快便獲得了蠻族的信任。而羅馬主教的領導地位不斷提升，不單填補政治的真空，更重要的是，他成為至高無上及獨立的屬靈領袖。這種屬靈及精神領導成為「教宗職權」或稱「教宗制度」的基礎。³⁷ 這領導權經教宗聖良一世 (St. Leo I, 440-461) 得以鞏固和發揮。由於他個人的特出性格，他曾啓導西羅馬帝國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 (Valentinian III, 423-455)³⁸ 對抗某些異端 (如：聶斯多略異端、摩尼派及白拉奇異端) 的立法行動；同時也採取壓抑異教 (Paganism) 的冒升及取消過往給予的權利。

³⁶ 教宗職權或稱教宗制度 (Papacy) 是指在普世教會內，以羅馬主教為首而確立教宗為最高屬靈權力的制度或職權。教宗職權具有聖經基礎，在瑪十六 18-19 中，傳統釋經指出基督授予伯多祿的許諾；另一段在若廿一 17 中「餵養我的羊」正是對這許諾的滿全。這兩段聖經在羅馬教會中帶來兩類的首位 (Primatus)：一是在奠定信理和訓導權方面；另一是在治理教會上擁有最後的決定權。教宗職權也具有法理上的涵義，羅馬教會的權力大於其他大主教區的教會。參：Encyclopedia of Early Christianity, ed. by Everett Ferguso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8), pp.860-861.

³⁷ Christopher Dawson, *The Making of Europe* (New York: Meridian, 1956), p.169.

³⁸ 瓦倫提尼安三世 (Valentinian III) 是西羅馬帝國末期的皇帝。他 419 年出生於帝國西部首都拉文納 (Ravenna)。史上對其評價不高，認為其缺乏執政能力。

聖良一世也鼓勵皇帝公開地宣認羅馬主教的首席權（Primacy）³⁹。例如：高盧主教聖依拉略（St. Hilary of Arles, 403-449）曾想宣稱自己對整個高盧教會有絕對的管治權（Supremacy），而教宗聖良一世卻獲得瓦倫提尼安三世的幫助，有效地介入此事，並將管治權收歸其下。由此，透過「教宗職權」，他的屬靈及屬世兩種權力不斷提升。同時，我們可從其書信及函件發現，他在不同領域的牧民工作（包括禮儀性、修道生活、教會紀律）及對正統信仰的堅持和維護，例如在加采東大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所發出的手札（Tome）：特別在此牧函中，他啓發「基督—伯多祿—教宗」（Christ-Peter-Pope）此一連結的概念。⁴⁰

羅馬的主教是伯多祿的繼承人（Vicar of Peter），他對普世教會有管治權。由此，聖座（Apostolic See）的首席權得以建基。教宗聖良一世的屬靈權力（Spiritual authority）也伸延到政治領域，為爭取教會行動的自由，他勇於以強硬態度跟東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威進行抗衡。對東羅馬帝國所奉行「凱撒教宗主義」（Caesaropapism）⁴¹，皇帝也不敢強行加在教宗身上。西羅馬帝國

³⁹ St. Leo I, *Letters*, 10.

⁴⁰ Francesco Paolo Rizzo, *op. cit.*, p.175.

⁴¹ 「凱撒教宗主義」（Caesaropapism）是一個自東西羅馬帝國分裂後，在東方發展出來的概念。它指出世俗統治者將宗教的屬靈權力（spiritual authority）結合其管治國家或政府的權力（secular power），更甚者，是統治者的權力凌駕教會的屬靈權力，特別是將教會置於其政府權下。這名詞「凱撒教宗主義」首先為 Justus Henning Böhmner 所使用，後來由 Max Weber 將它定義：一位世俗統治者自主地在教會一切事務上擁有最高的權力。根據這個定

的末期以拉文納（Ravenna）為首都的皇帝們更加聽從教宗，且因蠻族的入侵，皇權衰落，教宗聖良一世漸次取代及建立其屬世權力（temporal authority）。

451 年，教宗聖良一世面對匈人入侵羅馬時，親自前往城門外跟其領袖阿提拉（Attila the Hun）會面。雖不能成功阻止入城，但他的膽識卻在蠻族面前贏得敬重。四年後，他雖也不能阻止汪達爾人領袖蓋薩里克（Gaiseric 或 Genseric）入城搶劫，但他卻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未來蠻族及拉丁混合的民族中，他把「教宗職權」的權威奠定了基礎及發展。

教宗聖良一世曾公開將羅馬的福祉跟基督宗教連繫在一起：「羅馬城啊！就是基督的信徒將你變成一個聖潔的邦國、被揀選的人民、一個皇家和司祭的城市。因著聖伯多祿的聖座，

義，「凱撒教宗主義」令神職人員全然隸屬於統治者的權下。假如極端的情況出現，「凱撒教宗主義」便是國家的首長，通常以凱撒（Caesar）或皇帝（King）作代表，同時也出任教會最高的首長——即教宗或類似宗教領袖。若教會當局掌控了國家，而教宗或類似宗教領袖同時出任國家的首長，這種情況就是「神權政治」（Theocracy）。這種情況常常出現在中世紀盛期。然而，不論前者或後者，兩者都建基於政教合一的體制而不是政教分離。在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 在位）的統治下，「凱撒教宗主義」這制度發揮至極限，並遺留給後繼的拜占庭君王。在東羅馬帝國，這套管治的法則持續了約一千年。由於這種管治制度，它加強羅馬及君士坦丁堡之間的張力，並構成 1054 年東西教會分裂的一個因素。君主的意願就是最高律法（Regis voluntas suprema lex），主導著日後拜占庭教會的生活生態。

你成為整個世界的領袖；你再不以屬世的權力而以神聖的宗教來管治。」⁴²

在東羅馬帝國內，教宗聖良一世的威望卻受到挑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們對他帶來一定壓力和困難。特別攝政皇后普爾喀麗亞（Pulcheria），曾不只一次在教會的信理爭議中，插手干涉教會的訓導權（magisterium）。例如：由她親自召開 451 年的加采東大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就挑起許多無法修好的衝突。這位皇后所建立的合法地位及聲譽，為兩地教會（新羅馬的君士坦丁堡抗衡舊羅馬）造成不可修補的對立。然而，在信理上，教宗卻獲得皇后無法比擬的權威。正當在大公會議上激烈爭辯有關兩性一位（one person, two natures）時，幸賴他事先曾寄給君士坦丁堡主教手札（Tome）一份，將聖教會的道理即降生奧蹟（Incarnation）予以清晰而明確的闡明。此手札在大會中一經公布，全體與會的主教一致喊出：「這是宗徒們的信仰！也是我們的一致信仰！是伯多祿藉教宗聖良一世的口發言了！」⁴³ 可見大公會議的主教們（大多數來自東部的教會）都承認教宗以伯多祿繼承者的名義，為大公的道理作最高監護人。

五、西羅馬帝國陷落後帶來的後果

（一）聖熱羅尼莫（St. Jerome）的感嘆

對於蠻族的入侵，特別是始於羅馬城在 410 年被阿拉里克

⁴² 穆啓蒙，《天主教史》卷二，35 頁。

⁴³ St. Leo I, *Letter*, 98.

(Alaric)洗劫以後，教會內對入侵的事件出現不同的看法和觀點。首先要提的是聖熱羅尼莫 (St. Jerome)，他感嘆地說：

唉！柏瑪卡烏斯 (Pammachius) 及馬些娜 (Mercella) 的死訊、羅馬淪陷的消息突然傳到我這裡。知道有不少在羅馬的弟兄姊妹逝世的訊息，日與夜我都感到驚訝及灰心失望。我甚麼也別想，只掛念這團體的福祉。對我而言，我也好像分擔了聖人的虜囚：我無言以對，直至我對事件有更多的肯定和了解。然而，我充滿焦慮、失望！希望！顫抖的聲音不斷在我內心徘徊。為他人的不幸遭遇，我不斷折磨自己。當世界的光被熄滅，當羅馬帝國被解體，或更好說，當整個世界消失在這城市時，我啞口無言，不能說出任何美言。我的哀傷重新爆發；及後，我內心卻慢慢地灼熱起來。正當我默想火焰燃燒時.....任何事物，不論時間多久，總有終結。過去的世紀不復回頭，真實的說，任何已開始的事物，總有一天會消逝；所有生長的都會腐朽及死亡，沒有受造物不會衰老而最終歸於泯滅。但羅馬啊！誰會相信它透過征服世界而建立起來的城市，竟會有今天倒下來！誰會相信它曾是萬國之都，如今四周竟是墳墓！誰都不會相信，昔日屬於帝國的東方、非洲、埃及的海岸，如今卻成為作主人的奴僕們！誰會相信每天在這聖城白冷收留不同男女的難民，他們昔日原是富有，如今卻一貧如洗呢？我們不能為這些受苦者解憂，我們能做的只有同情

和憐憫，並將我們與他們的眼淚結合起來。⁴⁴

聖熱羅尼莫對入侵鐵一般的事實，使他充滿著哀嘆與失望，羅馬城的淪陷是上天帶給它的一場浩劫。

（二）奧魯斯烏斯（Orosius）的福傳觀點

然而，在葡萄牙北部巴加（Braga）城中的一位司鐸奧魯斯烏斯（Orosius of Braga）卻有另一番體會。因汪達爾人入侵，他逃難到希波城，這個聖奧斯定居住的城鎮。他在著作中描述從亞當（Adam）到 417 年，一個對普世歷史的基督徒觀點：

正因蠻族人在羅馬帝國的土地上任意橫行，在羅馬帝國的東部和西部之教會理應充滿匈人、汪達爾人及布根第人；教會的信徒應包含不同地域和無法可數的民族。天主的仁慈應受各國和各民族稱許和讚頌。就算要我們教會受到削弱也是值得，因他們從未有機會擁有真理的知識，現在卻是一個機會。⁴⁵

奧魯斯烏斯（Orosius）認為蠻族的入侵，是天主賜給他們一個獲得信仰和真理的機會，這無疑說教會應好好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向蠻族人傳揚福音。

（三）聖奧斯定以《天主之城》回應

當羅馬城於 410 年被蠻族人攻破，人們開始把羅馬帝國的衰落歸咎於基督徒離棄傳統的多神宗教。聖奧斯定覺得有必要

⁴⁴ St. Jerome, *Preface to Commentary on Ezekiel*, Book 1 and 3.

⁴⁵ Paulus Orosius,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VII, 41.

著書回應此攻擊，他在 413 年提筆寫書，名為《天主之城》。他在書中說明，羅馬的衰落在於道德的衰敗；基督宗教不但不是羅馬衰落的原因，反而有助提升道德。⁴⁶ 反對基督宗教者，將羅馬之難歸咎於基督宗教之不拜神明，實是一種荒謬的說法。實情是：當蠻族攻入羅馬時，因基督的緣故才救了這些人的性命。但基督徒所歸屬的不是羅馬帝國或任何地上之城，而是天主之城。地上之城與天主之城最根本的差別，前者是人著重對自己的愛，後者則是結合人對天主的愛，因此而生的就是彼此相愛。⁴⁷ 聖奧斯定在這兩座城從起源到結局的對比過程中，對人類的群體生活有深入的探討，也建構了基督宗教的歷史觀。總之，他一方面為我們指出羅馬帝國的解體在於羅馬人的道德敗壞和對基督宗教的無知；另一方面，人生活在地上之城時，應追尋天主的愛、天主的城。⁴⁸

（四）文化倒退與教會開展傳教的新契機

蠻族入侵，除將西方的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外，它為西方教會帶來明顯的改變。教會正如她的使命所言，成就著傳遞福音信仰和文化的工具，使新民族接受天主教信仰。在這種文化傳遞過程中，也會為教會帶來負面的影響。由於城市已荒廢，人民搬遷到鄉郊的田莊生活。為配合這種變化，過往教會以城市為中心的模式已漸次地變成鄉郊化。從文化角度而言，這種鄉

⁴⁶ S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Book 1.

⁴⁷ S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Book 16.

⁴⁸ S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Book 22.

郊化過程，漸漸地使教會的外貌越趨樸實和謙遜。再者，教會傳揚福音不限對象，理所當然包含已定居的蠻族。對蠻族的歸化，極不容易達到理想和深化。蠻族雖跟隨其領袖領洗入教，但那暴烈的性格、迷信的習慣、道德的敗壞、知識水平的低俗，甚至某些非理性的暴行，摻雜著基督宗教的信仰。這種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衰落，可說是另一種文化倒退（de-culturazation）。

昔日對蠻族的描述，常具有厭惡和貶義的。例如：普提斯烏斯（Aurelius Prudenzius，348~405）曾形容他們是四足的動物，與文明世界相差太遠了。聖希多尼烏斯（St. Sidonius Apollinarius）將他們排除法律上可定義的人，頂多等同奴隸。但無論如何，這種過去的描述已改變：面對新的歷史情況，教會視此為一種天意。蠻族人是上天派來，去接受基督信仰的新民族，這也是教會開展傳教的新一頁。⁴⁹

（五）克維洛一世（Clovis I）的歸化及其影響力

蠻族王國入侵帝國西部後，常有互相搶掠，爭奪土地。正如前述，法蘭克人領袖克維洛一世（Clovis I）不單佔領了整個高盧的北部，也征服了其他的蠻族。在 493 年，他跟一位天主教公主高天迪（Clotilde）結婚。⁵⁰ 克維洛一世之所以接受天主教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受她的影響。克維洛一世在 496 年同另一支蠻族亞拉曼人（Alammani）交戰。在圖比亞（Tolbiac）交戰之地，

⁴⁹ Francesco Paolo Rizzo, *op. cit.*, pp.187~188.

⁵⁰ Gregory of Tours, *op. cit.*, Book II, 28.

他看見他的軍隊漸漸不支，於是想起皇后的話，遂高聲大叫：「耶穌基督，高天迪的天主啊！……如果祢使我戰勝，我便信服祢而受洗！」⁵¹ 他的士兵果然勇氣大增，大敗敵軍。克維洛一世既獲取勝利，便在 496 年聖誕節，由聖勒彌爵（St. Remigius）手中領受洗禮。有三千多位士兵跟隨他一齊受洗。

根據專寫法蘭克人歷史的都爾的額我略（Gregory of Tours，538~594）記載，克維洛一世呼號及宣信聖三之名，才接受洗禮。⁵² 這位號稱「新君士坦丁」的歸化，引起極大的回應；克維洛一世贏得了國內最有影響力的主教們之信賴。從此，法蘭克人和高盧原居民，排除了信仰的差別，彼此的團結更容易了。但有學者巴拿（Bernard Bachrach）卻指出克維洛一世歸化後，卻疏遠了不少還是異教的小王國，並削弱他的軍事領導地位。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歸化促使法國成為天主教國家，這是一個甚為關鍵的因素。以後數年中，他逐一擊敗佔據高盧另一部分的日耳曼人、布根第人和西哥德人。這些戰敗者全部擁護亞略異端。換句話說，因著他的歸化及戰勝，亞略異端的傳播受到重大打擊。自萊茵河直至庇里牛斯山脈，所有的土地都由這位天主教領袖統治了。由蠻族入侵帶來的混亂和羅馬帝國的崩潰，產生了一個天主教的新民族——法蘭克人，亦即法國，被稱為「教會長女」的由來。⁵³

⁵¹ Gregory of Tours, *op. cit.*, Book II, 30.

⁵² Gregory of Tours, *op. cit.*, Book II, 31.

⁵³ 穆啓蒙，《天主教史》卷二，15 頁。

六、西羅馬帝國淪陷的因由

（一）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的分析

要探討為何羅馬帝國西部會如此不濟，不同研究的學者提供以下的因由。據十八世紀末著名學者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的巨著《羅馬帝國興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指出：羅馬的衰落是一個過度龐大發展（immoderate greatness）所帶來的必然和無可避免的後果。繁盛過後必孕育腐敗，隨著對外擴張和征討，更增加了毀滅的多重原因。匯合當時各方的偶因，便可促使這龐大的帝國，因自己的過度龐大而傾倒下來。據愛德華吉朋的分析，帝國西部的淪陷可歸納為以下十二種原因：⁵⁴

1. 統治者集權於一身。
2. 貧富懸殊。
3. 軍事訓練鬆懈。
4. 削減防衛費用。
5. 征戰頻繁，軍隊筋疲力竭。
6. 橫征賦稅。
7. 戰事中軍隊未完成使命。
8. 壓制中產階級。
9. 富人生活奢華。
10. 政府逃避責任。

⁵⁴ Edward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bridged and illustrated), Bison Books Corp, U.S.A., 1983, pp 7~9.

11. 政府官僚化，與人民欠缺溝通。
12. 法律及社會秩序敗壞。

(二) 希瑟 (Peter Heather) 的見解

另一位學者希瑟 (Peter Heather) 在其書《羅馬帝國的淪陷》(*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⁵⁵ 中，提出三個因由：

1. 羅馬自己本身製造強大對手；
2. 羅馬的帝國主義是促使帝國毀滅的終極原因；
3. 蠻族的入侵。

希瑟敘述帝國以外的蠻族，在過去幾個世紀如何與羅馬各方面的不同接觸。透過這些接觸而最終使帝國西部解體。匈人在帝國邊境外首先打破當時的勢力平衡，迫使哥德人及其他蠻族為避難而進入帝國。面對羅馬的敵視和透過兩代時間的戰鬥，不同蠻族的重新組合，最終完成分解帝國西部大片土地。在 378 年，羅馬軍隊在阿德里安 (Hadrianople) 戰敗；410 年羅馬城被搶掠；439 年汪達爾人征服北非這個西羅馬帝國的糧倉；匈人在 451 年不斷入侵，已令帝國西部搖搖欲墜。加上最後的救命草 (東羅馬帝國的龐大海軍，在 461 年敗於汪達爾人手中) 也失去，帝國的西部注定從此解體。

(三) 沃斯 (Carl Volz) 與其他評論學者的觀點

沃斯 (Carl Volz) 在其書《中世紀教會》(*The Medieval Church*)⁵⁶ 中，除指出相似愛德華吉朋對帝國淪陷的成因 (如：經濟衰竭、

⁵⁵ Peter Heather, *op. cit.*, pp 450-459.

⁵⁶ Carl A. Volz, *op. cit.*, pp. 7-8.

奴隸制度、政府無法管治過度龐大的帝國、賦徵重稅的官僚系統、軍隊漸趨蠻族化、道德敗壞、家庭解體、蠻族入侵、省份獨立和基督宗教）外，他還提出如何定義「淪陷」這個詞彙。「淪陷」一詞來自文藝復興的人文學者。他們刻意疏遠中世紀的世界，並將自己緊密地連結於古希臘及古羅馬的文化。其實，由四～十三世紀的時期內，知識和神學的探索，都證明傾向古羅馬的連續性多過它被消滅。如果真有淪陷，只可說是羅馬帝國的西部，因東部仍統治多一千年，直到 1453 年才被土耳其人攻陷。

某評論學者指出，帝國淪陷的事實，是一個暗喻式表達，猶如將帝國比喻為一座建築物。由於帝國本身不是一座建築物，它包含了文化、管治系統和一群來自不同民族的公民，與其說它淪陷，不如說分解和轉化較為合適。至於這轉化何時開始？愛德華吉朋認為它始於第三世紀的塞維魯皇朝（Severus Dynasty）；皮里尼（Henri Pirenne）⁵⁷ 卻發現帝國的經濟體系一直延伸至第七世紀。同時代的教會歷史學家如蘇格拉底（Socrates）、蘇松民（Sozomen）及迪奧多里（Theodoret）對於羅馬的淪陷卻甚少提及。有一點較為肯定的是，古羅馬文化與中世紀的世界之間，有一些分野；這些分野的轉變過程，不論快或慢，古羅馬曾在某一時期，確實消失於歷史的洪流裡。

⁵⁷ Herni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trans. by Frank D. Halsey (London: Doubleday, 1956).